

金凤

——记者生涯中的酸甜苦辣

○洪文军



2006年10月，金凤（右）返校参加纪念清华复员60周年活动与老友裴毓荪（左）、张彦（中）合影

2019年7月23日，金凤学长在美国洛杉矶逝世，享年91岁。

金凤，1928年6月1日出生，原名蒋励君，江苏宜兴人。著名记者。1948年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肄业。同年10月去华北解放区，历任《人民日报》记者、编辑、评论员。作品《邓颖超传》获国家图书出版奖。

本文原载《中华英才》1998年17期，现转载于此，以表达我们对这位杰出女校友的深切悼念。

甜 | 人民日报最年轻的记者，在峥嵘岁月中走近一位位伟人

金凤走上新闻记者的岗位，纯属“革命需要”。她在上海交通大学学的是工业管理，在清华大学读的是外文系。1948

年，革命形势飞速发展，不少解放的城市要接管，各条战线都迫切需要干部。清华党组织决定让她和一批同学一起奔赴解放区。为了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，她使用假身份证，把原名“蒋励君”改为“王金凤”，从此王金凤成了她的正式姓名，“金凤”是笔名。到华北局报到后不久，她又和一批北平、天津来的大学生一路行军赶到北平良乡去等待分配工作。她当时的志愿是：第一到部队，第二到工厂，第三到农村。但结果被分配到《人民日报》采访部兼新华社北京分社当记者，理由是她上海交大、清华大学都办过壁报，做过宣传工作。她只得服从组织分配，从此干了一辈子新闻工作。

金凤回想解放初的情景，显得相当激动：“我是幸运的。一是赶上时代的巨变，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，一个新的时代产生了，可写的新闻太多了。二是分到了《人民日报》，直接当了记者，有机会参加重大事件的采访，加上那里有很多名师。新闻界前辈范长江、邓拓等给予诸多方面的鼓励与帮助，我的直接上级韦明、李庄、田流等更是手把手地帮助指导我如何做一名人民的记者。”

作为《人民日报》最年轻的记者，20岁的金凤采访了很多重要的政治活动。她采访了解放军入城式，采访了开国大典……她有幸见到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陈云、邓小平、彭真等党和国

□ 怀念师友

家领导人，访问了刘伯承、粟裕、李立三、谢觉哉、胡耀邦、冯文彬、杨成武等领导人。她兴奋地谈起她见到毛主席、周总理、刘伯承元帅的情景。

1949年6月底的一个下午，金凤随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班的500多名学员到中南海去见毛主席。她紧跟着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冯文彬走到毛泽东面前，冯文彬向毛泽东介绍：“主席，这是《人民日报》记者金凤同志，今天特来采访的。”金凤一下慌了，毛泽东也许看出了面前这位年轻记者有点紧张，微笑着伸出手来。金凤慌忙握住毛泽东的手。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：“好啊，人民的记者同志，今天可不要发消息啊。”也许毛泽东觉得是内部接见，所以这么说。金凤却更窘迫了，还是冯文彬解了围：“来采访，不写新闻，回去不好向范长江同志交待吧！”金凤也马上说：“写完稿子请主席审查。”毛主席摆摆手说：“我不审稿，要看，请文彬同志看吧。”金凤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。

那天，金凤有幸听了毛泽东的讲话，内容虽然与随后的7月1日发表的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差不多，但她听来觉得更生动、更具体，为毛泽东的风趣幽默、深入浅出的讲演所折服。第二天，由金凤写出的消息在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发表了。

1950年初，周恩来、宋庆龄等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来华专家，金凤前往采访。宴会后又举行了舞会，眼看到了10点多，而报社发稿截止时间是晚12点，金凤十分着急。舞会结束后，周恩来让金凤和他一起走，并告诉她，写的消息已经看了，能否发表，还得请示主席。走出大厅，外面正下着雨，周

恩来把雨衣披在金凤身上，金凤赶忙把雨衣给周总理披上，随总理进了汽车。在汽车上，周总理随和地问起金凤的姓名、年龄、参加工作的时间、毕业学校、何时入党，并鼓励她说：“凡事开头难，起步固然不容易，坚持到底才是最难的。”这句话成为金凤坚持在新闻记者岗位上的座右铭和动力。

金凤对采访刘伯承元帅记忆犹深。她让刘帅谈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，刘伯承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你这个娃娃，提这样大的问题。你呀，就像小孩子戴一顶大帽子，快盖到肩膀上了。”刘伯承征求在场的邓小平的意见，改谈二野在解放战争中的战斗历程。而刘伯承与金凤一谈就是一天，整整8个小时，他的博学、负责和对青年记者的热情支持，给金凤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直接接触中央领导人，使金凤得以领受教益，提高精神境界。这正所谓记者要能“顶天”，但金凤同时又很能“立地”，她有意识地走向全国各地，深入到工厂、农村、部队和群众同呼吸、共命运。

20世纪50年代，金凤不但与人一起编过《抗美援朝专刊》，还于1953年朝鲜停战后，赴朝采访，写了不少通讯。1954年9月，她来到浙江海岸距离还没有解放的大陈岛最近的一个小岛——积谷岛，守岛部队的营指导员的“欢迎辞”是：“这是最前沿阵地，敌机常来骚扰，扔炸弹，你一个女同志到这里来，不方便吧？”但她一待就是半个月。第二年春天，她又登上刚解放的大陈岛采访，写成6000字通讯，有人读了后认定这是久经沙场的军事记者采写的，以后还被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材选编。

酸 | 面对国家的不幸，人民的痛苦，凄怆摧心肝

1958年，《人民日报》驻各地记者站与新华社各地分社合并，金凤从河北保定调回北京，到农村部当编辑和评论员。

不久，金凤奉命到河南采访人民公社，正赶上全国7000万人上山大炼钢铁。她看到成熟的棉花、玉米烂在地里，收不回来，丰产但未丰收，非常痛心。她到了鲁山县，那里正要放“日产一万吨”的钢铁“卫星”。她马上说：“这不可能，我有根据。”她此前曾到鞍钢采访，那里有20万人，有很多技术人员，只年产360万吨钢铁。一个十几万人口的鲁山县怎么可能日产一万吨钢铁？金凤到山上深入调查，发现这里的矿石也没有一万吨，她问公社书记：“你知道一吨合多少斤？”那位书记支吾了半天，最后说：“大概有100多斤吧。”

金凤没有报道这颗“卫星”，而是据实写了“内部情况”，由报社转给了当时中央工交部部长高扬。

1960年冬天，金凤和《人民日报》农村部的周慧之、高山到山西省武乡县窰上沟村，调查农村情况。晚上，她住进一个军属家中，这家男主人已去世，大儿子参军，只有大娘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过活。金凤刚睡下，朦朦胧胧听到一阵悉悉索索的声响，原来是那孩子起来小便。她把被角拉上一点，蒙住脸，又睡过去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又听到那孩子下床解手的悉悉索索的声音……一夜之中，那声音响了六七次。第二天，大娘不好意思地解释说：“食堂里两顿都是稀的，孩子喝得多了，老要解手，妨碍你休息了吧……”

“忧来其如何，凄怆摧心肝。”记者强烈的责任，使金凤急切地想使群众走出困境。但是，做起来又是何等困难！

1962年，金凤和报社的三位同事到北京郊区房山县调查“包产到户”，这是个极敏感的问题，党内议论纷纷。有人说这是“解决农村极端困难的特殊措施”，有人认为是“复辟”，“倒退”……

金凤到了房山县羊头岗大队。她了解到，大队书记坚决反对“包产到户”，而大队长赞成，认为包产到户后，上千亩的大田庄稼能种得和自留地一样茂盛，粮食产量多少可提高一倍。这让金凤怦然心动。只是农民有疑虑，“上级能允许吗？”

回到报社向领导汇报时，金凤大胆地说：“我认为，在中国农村推行‘包产到户’，不仅可以度过困难时期，还可以推动农村生产力大大发展一步。”

正当金凤等人结束调查准备写调查报告时，报社领导小范围传达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，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。报社领导希望他们着重写“巩固集体经济”。几个参加调查的人不禁面面相觑，只好写了个模模糊糊的“巩固集体经济”的调查报告。

不久，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，强调“阶级斗争要年年讲、月月讲、天天讲”。接着听说，房山县向北京市委报告，《人民日报》记者到羊头岗大队煽动“包产到户”。幸亏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保护了《人民日报》，保护了金凤。

国家的不幸，人民的痛苦，也是记者的不幸和辛酸，但金凤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有更大的不幸和痛苦在等着她。

苦 | 坐牢、罢官、开除党籍、 离婚，苦难的日日夜夜

“文革”风暴，席卷神州大地，把刚正不阿的金凤也卷了进去。

报社让金凤去北大采访。到那一看，批斗的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彭珮云，她是最早和金凤接上组织关系的清华老同学。批斗的很多教授是金凤在清华时的老师。金凤在北大待了7天，什么也写不出，当记者以来第一次交了白卷。

“红卫兵”运动风起云涌，刚从上海被张春桥调到《人民日报》的鲁瑛让金凤去采写一篇红卫兵的重头通讯。金凤是搞学生运动出身，但她是以自己的信仰去感染周围的人，以自己优异的成绩在同学中树立威信，面对眼前红卫兵的打砸抢行动，她看不惯，硬着头皮见了聂元梓、蒯大富等“五大领袖”，但写了两个月，也写不出文章来。鲁瑛大为光火：“写不出来，是思想感情不对头吧！”

作为记者，金凤不作“风派”，不跟风转，不随波逐流，不畏环境险恶，据实写了三个内部情况，从此陷入险境。

1967年1月，金凤到北京郊区怀柔县了解春耕生产的备耕情况，但怀柔县从县委书记到大队长全部被“夺权”，生产无人指挥，陷于瘫痪。金凤终于说服“造反派”，解放了一批副职干部，成立了“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”，春耕总算有人领导了。金凤回到报社，写了一个内部情况。据说周恩来看到了，转送给毛泽东；毛泽东让一字不改发在《人民日报》一版头条。不久，全国各地纷纷成立“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”；工农业有人管了，却得罪了惟恐天下不乱的江青，她胡说周

恩来是用生产压革命，对写了这一内部情况的记者金凤也记恨在心。

1967年2月，金凤写了第二个内部情况，又刺痛了江青。金凤到武汉，看到大批干部、劳模和工人被戴上“高帽子”游街，有的甚至被戴上一顶铁帽子，压得抬不起头。于是她写了内部情况，引起重视。后来，“中央文革”发了通知，大批高帽子游街现象减少了，不少劳模也被“解放”了，而这是江青所不愿意看到的。

1967年10月，金凤到上海采访。当时上海“造反派”的头头王洪文故作神秘，让人领着金凤走过曲曲的楼梯，穿过一个个房间，最后从窗户口跨进他的密室。在密室中，王洪文向金凤大讲他指挥“十万大军”围攻上海柴油机厂，“血洗上柴”的“赫赫战绩”，谈了一个下午，金凤听得毛发悚然，一字未写。相反，她采访了上海刚刚“解放”的一些老干部，将他们的发言编了一个专版，还写了篇人物通讯，发在《人民日报》一版头条。

金凤写的第三个内部情况是反映空军学习“毛著”哗众取宠，有严重形式主义。他们提出“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”，“要用毛主席语录指挥飞行”，而这样做非出事故不可；空军动用大批国防器材大量制作纪念章，纪念章越做越大，甚至动用宝贵的黄金白银。这个内部情况触怒了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专案组组长的吴法宪。他与江青在“中央文革”的碰头会上诬陷金凤是“地下党即叛徒，叛徒即中统特务。”江青更叫嚣：“把她抓起来！”幸亏周总理说了话，保护了金凤。可是1968年5月14日深夜，“中央文革”顾问、《人民日报》工作组组长陈伯达亲自下手令：“立即对金凤监护审查。”

而这一审查就是五年零一个月。一个房间、一张床、一只板凳，一个人孤独痛苦地煎熬了1800多个日日夜夜，与世隔绝，真似被“活埋”在“坟墓”里。

最初的两年只让看“毛选”与语录。金凤想着外面的世界，辗转难眠，她牵挂着家中老母与三个孩子，丈夫赵宝桐在河北工作，两三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。殊不知，吴法宪又逼赵宝桐与金凤离婚。1970年后，金凤被批准通读《马恩全集》和《列宁选集》，沉浸在理论海洋中，借此忘却铁窗生活的痛苦。

1973年6月23日，金凤从“坟墓”回到了人间，但面前仍是黑沉沉的一片，“文革”仍未结束，她的痛苦也未结束，赵宝桐于1970年底与别人结了婚。他们见面后，赵宝桐表示要和金凤复婚。

金凤又熬了3年，“四人帮”终于被粉碎，1976年12月26日，法院判决赵宝桐第二次离婚，离散了8年的家庭终于团圆。金凤从苦海中走上了岸。

辣 | 投身时代大潮，直面人生，仗义执言，辛辣文章针砭时弊

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。”金凤说：“‘文革’后，自己辛辣起来，锤炼出了一个真实的自我，敢于直面人生，面对真实的世界。认识到世界不是单一色彩。五光十色的世界需要澄澈的目光和坚定的信念去探索、去了解、去追求、去奋斗。”

1979年，金凤应邀参加第一个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了美国。20多天里，她既看到美国的劳动效率、生活水平高的一面，也看到这个国家的阶级、种族和贫富的差别、对立，家庭、婚姻和信仰危机等。回国后，金凤写了7篇文章。其中《美国初

探》被《华尔街日报》转载，并被国家教委选为出国留学学生的学习材料。

改革开放之初，金凤以记者的敏感深入到河北、安徽等地报道新型农民、农民企业家。她来到最早实行大包干的安徽滁县地区，采写了通讯《第九个春天》，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一版。同时，对厂长负责制等新时期的重大题材她都参与报道，写了很多有分量的作品。

金凤认识到手中的笔的分量，她不仅在作“奉命文章”，更多地了解真实情况，为党和国家、人民群众的利益仗义执言。

北京市自来水厂附近盖了个纺织厂，严重污染水源，群众意见很大，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去考察，都很忧虑。金凤知道这事会得罪一些人，但她经过详细调查，仍把此事给捅了出来，也触动了当时北京市委的神经，使问题终于得到解决。

金凤还曾写有关于北京市领导班子的一个内部情况，花了很大功夫，揭示出矛盾的方方面面及问题的实质，给中央作了很好的参考。

金凤热情地为改革开放讴歌欢呼，同时她也了解改革开放的艰难与挑战，敢于挺身而出，仗义直言，写出辛辣的文章。

作为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新闻记者，金凤始终关注着共和国的命运。半个世纪的记者生涯，她的足迹已踏遍除西藏和青海以外的各省区。为共和国所作的一切，为她的人生轨迹画上浓重的一笔。金凤已出版了6本书，共200多万字。她不满足，仍笔耕不止。从金凤身上，使人感受到的不单是她敏锐的思想，火一般的激情，更感受到她那颗与共和国的脉搏、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的心。